



家乡的春野

张海华 文/摄

4月的一个周末，回海宁老家去了一趟。那几天，父亲跟着旅行团到北京去玩了，这是他老人家第一次去北京，也算是遂了他一辈子的心愿。这样一来，就剩下刚出院的母亲一个人在家，虽说妹妹家离得不远，照顾也方便，但我还是不大放心，因此就回老家陪陪母亲。

除了乏力、有点健忘以外，母亲倒也没啥大碍，我除了做一下饭，也就陪母亲聊聊天，没多少事。于是，我有很多时间在村子里转转，或到村外的田野里走走，每次出去，最多半小时多一点，但由于一路留心，且习惯性地带着相机，因此居然也看到、拍到了不少以前在老家从未留意到的动植物，还在心中默默地与童年时代的印象作了一个比较。

童年的“不知名”心结

我小时候，虽说人比较内向，但毕竟是在乡下长大的男孩子，淘气是必然的，对自然有着天生的热爱。不过，那个时候所谓“热爱”，跟现在的亲近自然不同，似乎更在于捕捉、采摘上，总之，是带有功利的攫取性质的——当然，小时候是不可能考虑到这些的。而且，由于知识匮乏，在写作文时，我对于绝大多数见到的动植物都冠以“不知名”的修饰语。这曾经很让我郁闷，说它成了我的一个心结也不为过。

读小学时，我很热衷于用弹弓打鸟，曾自制过好几把弹弓，时常拿着弹弓在村子里游荡，寻找可作为目标的小鸟，但成功率低得可怜，准确地说，记忆中只命中过一次。那就是有一天在小伙伴家的院子里，抬头看到电线上停着好几只麻雀，立即举起弹弓发射石子，居然有一只麻雀应声而落。这次成功，着实让我骄傲了好几天。但那时候，除了麻雀，我还认识什么鸟呢？好像只有喜鹊了。因为喜鹊实在多得，也聒噪得很，不由得人注意。另外，我还从大人嘴里听到过白头翁、十姐妹、黄春之类的方言鸟名。现在想来，白头翁就是白头鹎肯定是没错的。这“十姐妹”或许是白腰文鸟或棕头鸦雀吧？因为它们总喜欢成群结队在一起。而这“黄春”，估计是一种黄色的雀鸟，以乡间的常见程度而论，估计是棕背伯劳了。

除了鸟类，童年时我还见过（捕捉）哪些小动物呢？蝉，是不用说了。暑假里，我最爱的事儿就是捕蝉。可以捕到的主要是两种：一，是“无知鸟”（因其叫声很似海宁方言中这三个字的发音），现在知道了，它的大名叫蒙古寒蝉；二，是“老钱”（因为它老是“钱、钱”地声嘶力竭地鸣叫），即黑蚱蝉。另外知道

的，无非就是水蛇、灰链鞭（短尾蝮）、黄鳝、泥鳅、蛤蟆（泽陆蛙）、田鸡（金线侧褶蛙或黑斑侧褶蛙）、癞蛤蟆（中华蟾蜍）、刺猬、天牛、螳螂、金龟子、蝼蛄（其实方言名字极有趣，居然叫“小狗罗罗”，大概是说它胖胖的，跑起来又很灵活）之类。对于蝴蝶什么的，则是一种也叫不出名字，写作文时只能说“美丽的蝴蝶”或“不知名的蝴蝶”之类的话。至于植物，就更加啥都不认识了，无论哪种野花都是“不知名”的；野果呢，除了5月时爱吃的“野麦莓子”（即蔷薇科的茅莓），其他连方言名字都不知道。

田野观鸟记

幼时留下的诸多“不知名”心结，在我32岁以后，终于逐步解开了。因为，从那年起，我加入了浙江野鸟会，正式成了一名“鸟人”（观鸟、拍鸟爱好者），从此迷上了自然观察与摄影，用了十几年时间，总算大致了解了本地的常见鸟类、两栖爬行动物、野花、野果等物种。

这次回老家时注意到，除了村口少量农田种着小麦以外，绝大部分的田啥也没种，而是被浅浅的水淹着。一问方知，这些田全部被承包养了龙虾，怪不得四周还围上了铁丝网。然而，这样的浅水湿地，正是鹭鸟天堂。小时候，农田在割了麦子后就种水稻，从未变成过如今这种状态，因此很少见到鹭鸟。而现在，远远望去，就看到田里有很多白色的身影。它们都静静地站着，有的还伸长了脖子，注视着水面，瞅准机会就用匕首一样的长嘴插入水下捕食鱼虾。仔细一看，如果按照脖子长短来区分，我发现田里竟然有3种白鹭：脖子最短的是白鹭（也叫小白鹭），最长的是大白鹭，处于中间的就是中白鹭。另外，还有一只深灰色的苍鹭混在里面。附近，还有一块刚被拖拉机耕过的水田。烂泥地里站着两只头部棕红的池鹭，它们正伺机寻找昆虫与泥鳅之类的食物。这么说来，这里光鹭鸟就已有5种了。不过，它们在这里就餐，却让养殖户很头痛。那天下午，我看到养龙虾的人骑着三轮车在田边转悠，不时停下来，又是大呼小叫又是挥手作驱赶状，但那些鹭鸟最多飞个一百米远，就又落到了田里。他看我在拍鸟，无奈地说：“这些白鹭最烦了！”

除了鹭鸟，还有好几种不那么起眼的小型水鸟。走到田埂边，忽然有一只鸟尖叫着从地上飞起来——这大惊小怪的样子倒是常把人吓一跳——然后落到不远处的草丛中，再也找不到了。这是扇尾沙锥，嘴又长又尖，为鹬科鸟类，其背部羽色跟枯草很接近，因此难

以发现。此外，我还在田里看到了林鹀、长趾滨鹀、金眶鸻（音同“横”）、黑水鸡等水鸟。后来，父亲从北京回来后，他告诉我，前些天，水田里还出现了不少脚红、背黑、个子高挑的鸟，我一听就知道，那是黑翅长脚鹬。上述水鸟，除小白鹭、黑水鸡之外，要么是夏候鸟，要么是迁徙路过的所谓“旅鸟”，我原先从未在这些农田里看到过。至于喜鹊、八哥、棕扇尾莺、白腰文鸟、白头鹎、棕背伯劳等本地“土著居民”，自然就更多了。

草木芬芳亦有情

除了观鸟，趁着春天的尾巴，我这次在老家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植物。自家楼下，几棵橘子树正在开花，浓郁的香气充满了整个院子。樱桃正是果期，可惜今年是小年，偌大一棵树，上面稀稀拉拉没几颗红果，而且还被小鸟偷吃了。我也摘了几颗品尝，味道特别甜。两棵枇杷树，倒是果实累累。母亲说，等过段时间，最好再回趟家，吃枇杷。院子角落里有一棵冬枣树，枝条苍劲，新叶鲜绿。

村口有株槐树，满树成串的白花，在风里飘，可真好。它长在我读小学时必经的路旁，但我印象中当年没有见过它。我们这地方槐树不多见，这棵树不是很粗，应该是近些年种的。村中的篱笆边，种着很多豌豆，一阵小雨之后，紫红的花瓣上沾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。

田野里，野花就更多了，如黄色的毛茛、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、白色的泽珍珠菜等，都开得很热闹。可惜，小时候都把它们当杂草，从未好好看过它们。伞形科植物看到两种，分别是窃衣和蛇床。窃衣的花很小，很难让人注意到，不过它们的果实布满了微小的刺，不知不觉就“窃附于衣”。蛇床的花，远看是白色的一大朵，近看才知这一大朵是由无数微小的一小朵组成的。

野老鹳草也有很多。这种一年生的小草，叶子是全绿的，呈鸟足状分裂，淡紫色的小花也很平常，有特色的是其果实。5月是其果期，届时，每棵草的顶端，都朝天竖着一根根像旗杆一样的东西。之所以叫“老鹳草”，正是因其果实的模样很像鹳鸟的长长的喙。

日本当代女作家有川浩写了一本别致的言情小说，题为《植物图鉴》。在这本小说中，主人公曾认真地说：“没有叫做杂草的草，所有的草都是有名字的。”草是这样，鸟、虫、蛙……自然也是一样。从童年时代为各种“不知名”而烦恼，到如今的初步认识，让我体会到了“渐近自然”的乐趣。

